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龍圖寺丞復齋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通判南堂時公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夏五月望南堂時先生卒于官天台之民慟惜四方士夫交弔越三月其孤棨以書抵其友陳某曰先君師事東萊先生所与交皆名人今存無幾相知深者無如子子其為我銘某自惟寡陋不敢當則又顧辱公之愛深哀諸孤之請誼而有礼不忍辭謝勞使者往返於千里之外益重得罪黽勉承命嗚呼尚忍銘公公諱瀾字子瀾其先開封人後徙居東陽家世業儒曾祖諱煥妣曹氏祖諱汝功妣邵氏

封太安人考諱鎰贈朝奉郎妣張氏贈安人公生紹興丙子歲天姿卓絶自束髮承訓嚴父少長東萊一見異之試以文援筆立書幾數語東萊曰足矣由是是親重之公侍學左右未嘗一日離一時季者以文請誨屢相接户外東萊指其瑕瑜必使公見之造諸生退然後課公文率至夜半乃寢不以寒暑風雨變如是累年故公得於東萊者為深門人自以為不及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刻意問學不汲汲於禄時故相周益公位西樞以汲引人士為己任聞公至握手談議戒門以時納索索公

文至史論称嘆久之乃言於三丞相丞相愢公不来見術之公曰我之見否何足為相君軒輕耶十三年用　高宗慶壽恩轉脩職郎東萊卒朝奉公亦卒公懼曰既喪父師為學力倍公半惟此時為危乃益堅苦自持居喪纍然盡制調温州天富盐官郡侯雅敬公檄攝郡文學生徒間有不居學而靡廩食者公繩以規不听自罰俸以礪之有孫其姓者在罰中挟貳車以請免公不為変貳車怒窘以盐事公懐盐官印趍庭納之不脫衣而去貳車告郡侯率同寮人士數十百輩邀追踰數十里不可而反郡以聞部使者庚

使陳杞奏請罷之報可調邵武軍泰寧尉　皇帝即
祚公上書言事呂公祖儉特加敬嘆試教官中之戴
公溪誦其文曰周易之文也改教授臨安府學養士
以九十人為限而分四方求者常數倍朝廷優京庠
率三歲許就大學試補者七百餘人往往扶底里基
諫以進公悉以禮法裁之廷臣請不許用舊籍之士
以革冒濫公喟然曰舊籍可盡去乎苟守公道何間
新故為條上其事自朝至　升黜去留纖悉詳盡人
服其公分教西外宗學宗子以千計聞公名不勞教
飭競勸以勸宗長之子執經座下旦旦授業不釋由

由是取科第者比他舉獨盛諸公交荐適有為礼部者欲為公、不悦會遷中司倪公思代為礼部薦公公乃喜曰吾不喜職司之荐喜出倪公門下改秩知寧國府寧國縣或有以邑獘不可為語公者公曰安有不可為之邑其身不正是為私罪私罪斷不可有也催科政拙是為公罪公罪其可無乎於是舉大義立大信大書其楹曰刑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已手疏諭民不移文催租約民自輸有吏乘間貽欺公覺不正吏罪自咎不明榜通衢謝民邑為鄉十五其二吏循舊称頑鄉公警曰吾知其良而已削去惡名

其鄉感舊課反出諸鄉之右漕臣以為有古循吏風薦之秩滿故事為邑有治狀率陞朝著為獨詔吏部得佐袁州至則戒吏毋得下縣日与守專心惠愛一郡大治民歡呼于道終更再佐台州到官踰年如所以治袁者一夕不病卒初東萊以文詞博洽聞於乾道淳熙間四方學者雲集往、取科第致聲譽世多以文宗目之及攷其問學卓然以孔孟周程為師于時南軒張先生晦庵朱先生各以道鳴講貫精而理義明東萊實与之友問難往復更相發揮世所謂三先生者故其教人不専以文學而道德淵源之懿其

徒有得於心傳躬踐者固已多矣東萊卒其徒謹守不失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敬事愛民見於從政而伏節死難出位敢言者咸推東萊之門豈其致固見於今日耶公其上弟也故平生立身臨政剛正不撓動遵礼法天經地義人道綱常之訓未嘗不諄諄於口孝悌忠信礼義廉耻未常不以詔其子孫在家愔愔如對大賓盛暑必冠必襪見人善則称誦若己出不善不肯視其面以故君子皆愛之而見嫉於人亦不少聞朝廷一事得失則為之善懼累日尤拳拳於孟氏守身之說待其身甚重持其身甚嚴嘗曰守正

之中無地不穩求穩之中懷賢為最理以迂延而差
心以委曲而巧常於實地上用力實之一言公所自
得者也以公之實行驗公之實得自始仕至改秩未
嘗降詞色於人屢更世變或欲誘公進取異公持循
之隙中以榮利公屹不動卒自保其身為全人臨終
危坐整冠而逝嗚呼公可謂君子儒矣自號南堂拙
叟積階至朝散郎配邵氏先公三十二歲卒贈安人
繼室滕氏封安人子男四人棐鄉貢進士集更名務
國學生栗秉皆習進士業某為西宗寮時嘗見公諸
子璪立倍書為樂長幼雍如也女六人適阮頴之莊

維之何煙祝開元徐士榮劉衡先是女兄弟五人及女凡十一皆公縮衣食為資以嫁士人無失時孫男二人光燮冬十有二月乙酉葬公于惠日鄉九里原有南堂雜著若干卷易講義若干卷左氏講義若干卷用録若干卷日記若干卷藏於家蓋本六經為法韓文云銘曰

人必於天　公必於己　唯道是殉
死而後已　登歲決科　筮仕云始
義苟不合　毅然以逝　分教天都
請託城市　權要耦入　壁立如峙

出宰宣城　書極自誓　曰征与刑
髮加必耻　政叅既升　華貫可跬
再謁銓曹　佐州是提　于袁于台
厥績甚偉　化行於家　令妻孝子
六十七年　玉雪莫比　得正而斃
尚復奚俟　有鬣新封　過者必起

建昌詹侯墓誌銘

寶慶丙戌季秌晦建昌詹侯以疾卒于行都下以明年仲春某日葬其孤好敏先期自嚴陵走一介以書抵某曰先君少從師友孝友廉退平生行己無愧古

人不幸年六十有五歿於逆旅晚官三山嘗攝莆郡
与若相好也子其為我銘其卧病三年筆硯棄置豈
復能文念先禄公秉節死義百代起敬况侯循良之
政又所親見雖欲以病蘄荒陋為辭得乎侯諱義民
字敬叔南陽人徙居嚴之遂安曾祖諱良臣故廸功
郎處之縉雲尉宣和死賊天子襃贈通直郎官其子
孫累贈先禄大夫祖諱大方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累贈太師考諱靖之故朝奉郎
通判靖州累贈正奉大夫侯幼失怙恃事兄如父仲
氏篤都壯年得奇疾侯奉之入都就醫朝夕左右衣

不解帶空橐不吝卒獲平愈女兄適曾氏為鄂渚理
椽卒于官子幼俟徒步歸其柩初筮永嘉戶曹侍寡
姊携孤甥養而教之表兄徐其姓㷀獨而貧俟生廩
於家死為之葬凡內外之親資俟俸入者甚衆有趙
其姓者鄉之賢士也其弟漂寓死閩中俟為築室營
墓聞於臺府嫁其孤女而擇良對為其孝友仁愛得
於天成於學而傳於家也積階至朝請大夫歷官自
永嘉戶曹監蘄春錢監楚州戶曹宰嵊南陵二縣佐
婺處福三州所至咸有偉績其列屬鍾官也歲鑄有
羨使長饋緡錢二千力辭不受其司庾山陽也入粟

精好戍卒賴之其寧嵊也白郡請於朝蠲子稅之苛
者寧南陵也親賑饑民与倉使李公道傳志合惠等
佐婺也弭变於機牙　　　　佐處也攝
守半歲以例得者八千緡為舉子田佐福州西宗屬
爲宗子數千人侯攝宗官累月宗子有与民争者訓
使讀書皆敬畏寡過攝郡莆田公繼承蠲租之後掃
地赤立侯為之踰月不施薄刑節用以足未嘗燃官
燭治庖饌車敝馬羸見者興嘆謂宜行之一郡一道
使末俗為之稍變天下不脩善虎符方剖劇以訃告
可哀也已初侯既佐郡復請寧邑自南渡後銓曹少

其比其宰嵊也坐興義田義役為罪及佐婺以楮幣不行去民皆究之侯曰吾道固當然也蓋侯与其兄阜民早從名儒游故雖處華胄有儒士所难及宜其成就有如此者侯先娶趙氏再娶史氏皆先卒並贈宜人男二人長好礼早世次好敏文林郎處州司法參軍女三人長適從事郎監臨安府楊村酒庫喬幼聞次適進士葛汝賢幼未行孫男二人長克勤將仕郎次石孫將以侯致仕恩補官銘曰

忠義之報不于其爵祿而于其子孫之賢偉矣光祿其人則然矧又兼得慶譽益綿有美曾孫

棣萼翩〻一門二侯人無閒言福自己求何与乎天有不吾信閱此銘篇

知縣方公墓誌銘

某之友方君諱泳之字潛深舊名芹之字子實者世居莆田之白杜方於莆田為大姓白杜號多名人君登丁未進士第八人調南劒州户曹未上丁母吳夫人憂已而分教衡陽西外宗學知建昌軍南豐縣請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知岳州巴陵縣垂滿忽兩目昏翳庸醫誤用藥嘉定七年正月十七日卒于官家無餘資倅王君棣為之經理其喪歸祔君兩為學官

以行義誠信訓諸生每登講席容貌端嚴語音踈亮一坐盡傾至一時士夫皆尊尚之南豐多無名之賦縣吏旁緣千苛百擾民不堪命君一切痛繩之而上官督責甚峻君謂縣官可罷去不可剝割吾民幸而巴陵賦入希少君又從而撫摩之民用以安故兩縣之人見君之去与君之喪皆為桑門之禱以報君於經史無不貫穿尤深於易有口義一卷詩極清美書有楷法以君之才肯一俛仰於時何官不可為其好學如嗜慾惡利如垢膩故年三十有一取科第僅書九考官至承議郎如斯而已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八

月十六日葬於所居里方山之上朋友親戚甚哀之謂造物之不可曉也如此君六代祖衡為刑部尚書生峻為金紫光祿大夫峻生元宗為宣義郎威武軍節度判官曾祖畲不仕祖盼為南海尉考穀以君贈承事郎娶黄氏封孺人子男一人曰鑰女六人長適廸功郎處州户曹吳立志次適免解進士陳雲從次適國子生鄭慶㫺次適進士余公擇餘未行子鑰來請銘某辱與君交銘曰

人亦有言　決科為難　求進孔易

早詞媚顔　君獨不然　義以為安

豈無它途　躐蹴美官　劇邑再試
棄夷取艱　遺愛在人　號慕莫攀
銘以揭之　見者必嘆

特魁運幹方公墓誌銘

夫人少患不勤衰患不彊老患不止聖人十五志學五十畏無聞老成得通賢愚守此訓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其唯方公乎公諱鎬字仲京其先河南人居莆田十世多顯人生而魁悟聰敏磊落有兼人才少長讀書一目十行終身能背誦手未嘗釋卷孜孜矻矻風雨不渝發迹夾際鄭先生游號該洽貫穿弱冠

預漕薦不第因薄舉子業杜門苦學無所不覽然終
不肯投時好交親勞之曰讀書將以行道不掇科第
何以自進於是棄奇為同俯及繩削淳熙丁未　天
子特試擢為第一時年六十餘矣始任襄陽教官次
廣東庾幕次江西漕屬尋改湖南授業人士賛部使
者治咸有可称人謂公位不称德公曰吾得官雖晚
入仕十年禄雖不豐與衆時不有間耶不自足尚奚
須遂任上挂冠之請位齒金閨朱衣象版徜徉里閈
觴詠自適者復十年嗚呼若公平生可謂無憾者矣
公之入幕也吏部葉公適為湖南漕素不輕許諾独

稱公之博學吏事詳練其居鄉也工部王公居安來為守每與公談論古今灑灑可聽至及荊楚刑勝喟然嘆曰天下奇才也退居築亭於屋之東偏牓曰雲莊有欲載酒過門相從問奇字者悉聽焉時文昌劉公渠適過家與侍郎陳公讜聯絡而往尊酒唱酬竟日不倦陳公詩有曰不老主人詩語健劉公曰玉局老仙書萬卷皆紀實也某年少公四十歲每拜公必蒙規誨皆為善及物可法語性嗜古書圖畫無物不洞其本原惜公之歸某宦遊雲萍其所叩繫于公者百未一二若公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也嘉定甲戌三

月廿卒享年八十有四配徐氏子男三人女一人長
曰璧国學免解進士仲曰審誨季曰審求女與季皆
先公歿孫男九人以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於陳巖山
之西審誨索銘於某某曰某於公父行也其敢索銘
辭不獲退而為之銘。曰

才得於天　成之在人　公生穎異
少壯苦辛　六十而奮　志始克信
三佐外臺　咸有可稱　氣体益充
涵泳道真　年至則去　燕居申、
進遲退速　垂式搢紳　我作此詩

刻之堅珉

國録通守黃公墓誌銘

古之君子以存心養性為賢以内媿拂志為恥性苟存矣則天地萬物賴以位育而况於人乎性苟失矣則人物之性皆不得其所已能幸生乎故凡以得於外者而愧乎内得於人者而悖乎天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鮮矣泉之永春竹坡黃先生有子國録公諱以寧字宗一庶幾古君子者歟某初筮南安征官賦歛稍急時竹坡先生退居里閈折簡痛誚是時某年少未知其言之藥石也迨今幾四十年每一興念

未嘗不以為媿亦未嘗不以為幸也國録公相從雖不容然竹隱傅先生晚年深敬之某以傅先生之故又加敬焉泉莆異郡恨不得與之往來歲在辛巳某假守延平舟人詠黃別駕之善政洋、盈耳以為真道不容于朝出佐大府亦可以行道適府主有力任於其邦者宰軟媚取容因取榮進公獨擅正可否事一令不便於民一事不循乎理闇然正色必歸於是而后已府始屈意敬待積不能乎臺評罷公一府稱屈歸至陸郡小民兢觀嗟歎某相見道周問無恙外一語不及其私怡、自得還家八年無異平時一日

不起疾嗚呼公能不枉其性足見名父於地下公之責塞矣外此何足道哉銘曰

偉矣黃公　仍世名儒　奮身天庠
諸生楷模　有德有言　面折佞諛
佐使淮南　飢喙喁魚　一舟不渡
二鱐遂餘　屬沙善政　民誦貳車
不媚以進　反得斥疎　諫則汲直
將則亞夫　有蘊莫施　埋此幽墟

北溪先生主簿陳君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

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某謁誌其既
題其墓又為之辭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頴悟少長
趣識已端高為學務實以同於俗為恥間取濂洛遺
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
循墻闔門未身其奧吾心愈篤聞朱夫子講道武夷
是有真得濂洛之傳者羸粮願從尺于無資天啓其
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
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問義理必尋究其根
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為
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

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為喜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為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与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尔夫子盖許先生

以曾晳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
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
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
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
紀綱節度之詳礼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乱之原
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説似是之非淺深踈密
難明之辨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
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
用流行處皆不可不尽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干

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為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服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閭諸老最在朱門者皆以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廣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為鄭侯之弟剌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

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体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為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蓋繁拔先生極力排之昔孔子没有孟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為心歟歸自中都泉莆人士爭師之先生為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勞之而在已曾無一毫倦色惟慮

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礼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溪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適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錄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蹊徑者皆賴是書以為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饑渴嗜欲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

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為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灝字安鄉漳之龍溪人灝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廸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息循脩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尚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迨之季女子曰榘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為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適李浩銘曰

在昔洙泗　孔聖尚存　群弟親炙

各有所聞　及師既沒　源遠流分
子夏知過　蓋為雜群　卓尔曾子
道晚益尊　偉矣先生　始登朱門
妙契厥旨　一貫糾紛　師去愈久
不替討論　由泉暨甫　從者如雲
衛道嚴陵　大論始伸　剖析幽微
如木斯春　瑞泉之里　石鼓之原
過者必敬　巍彼新墳

通判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某竊貫成童侍先公正獻則聞吾鄉有金紫大著正

字三劉先生者及少長聞茘臺翁先生道金紫公孝
行清節不離口莆田三劉皆天下士茘臺文古學博
不輕伏人　某生晩常以不及見三先生為恨一日令
惠安贊府劉君及其兄之子璦莞史君袖故國博傳
公誠狀公行一通見屬曰吾父母嘗丐墳銘于永嘉
侍郎蔡公幼學矣將求墓隧之碑於當世立言君子
不幸即世賚志未遂吾子稔聞金紫公言行其為我
銘　某竊唯金紫公盛德高行鄉里敬慕又有尚書秘
監為之子由臺省列禁近一時海內儒宗文師舊友
不少君不於焉取而猥及不肖豈以某嘗蒙尚書公

之知故俾汗顏承命而不暇櫸耶力辭不獲於是即公狀以為之銘公諱洵直字子浩其先來自富沙今城北一畝之居猶是五季時極棟家世苦學登本朝進士第者相望公曽祖諱儆祖罍父汝霖西京少尹覺公之伯祖也公年十二喪父十六又失母方北角父喪未除時已知刻志於學篝燈几筵之旁號慟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夜四鼓族父聞有哭聲極哀相與起視則公也問哭故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以是奇之讀經史皆手自抄累數百卷無一字不端楷

稍壯遊鄉校月書季考有声名兩以鄉舉試礼部為
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泉州永春縣主
簿泉守侍郎李公如岡極器重公由永春外邑檄攝
州録叅踰年蓋欲公自近郡事裨益為多秩滿授漳
州學教授所教育皆漳之秀士後為顯官有風望數
人皆嘗從公遊者公雖分教遠方不求已知而中朝
名士如礼部侍郎黄公中國子祭酒凌公景夏礼部
侍郎汪公應辰皆爭荐公改秩吳公逵提點福建路
刑獄勁清不妄許可獨首薦公以諸公薦改宣教郎
分教紹興府丞相史魏公浩領府事遇公如交友府

學置義田以待士夫之家無力喪葬昏嫁者多寡有定式又嘗即學官舉行鄉飲酒之禮皆自公發之史魏公還朝嘗為孝宗皇帝言越上人物薦王淪以下十人公其一也丞相虞公允文梁公克家皆深知公謂公省闈前名免拘新制試邑欲就除公六院以貧不願就得通判平江府以歸寓居城南廣化蕭寺時喪所配已五年生理素薄唯一老僕給薪水飯蔬食教子讀書未嘗有所不足形於顏色及官吳門同列適皆勢要子弟嘉声伎遊燕公每以儒素道誼礼法開警之久悉感勵謂公言為賊部使者得旨與水則

檄公共事有醲賞可轉兩官公辭以疾曰吾不敢希賞且是役也非鄭渠召棣之比吾誰欺已而同列代公督役受賞進秩隨復鐫去識者謂公如有先見吳俗喜鬬太守韓公彥古治尚嚴整以母憂當解去公攝守事有總管司禁卒二十餘輩持白挺夜掠娼優家蓋久病韓之嚴謂公儒者且與總管同察必不深治之公明發亟遣人羅捕械送有司爲首者黥徒他郡餘皆杖春移降總管知公不可解至白部使者誣公爲求減不從公秩滿代者未至屬疾計年勞與上供等賞當轉朝奉郎公欲跌到闕就乞磨勘逮疾益

侵常平使者薛公元鼎素與公友善恐公之澤不及子因候病微以爲言且曰公欲陳乞進秩當以書抵政府旬日可得告下公笑曰此意不敢忘第某病若此則是天不欲某之遺澤及子天胡可違薛公退嘆息又踰月公始易簀年纔五十有七病中呼諸子戒曰吾寒苦立門戶止於是命也而輩能續吾志死且無憾父以公陞朝籍遇郊祀恩累贈奉議郎母吳氏贈孺人妻故福州通守林公雱之女贈孺人以子貴贈宜春通義清源郡夫人子男四人杲故不仕桀故太中大夫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杲

贈少保粢從事郎新泉州惠安縣丞崇故朝請大夫
秘閣脩撰試秘書監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孫男九
人南叔故迪功郎池州貴池縣主簿熇叔朝奉大夫
宜差主管華州雲臺觀煇叔通直郎江南西路轉運
司幹辦公事光叔迪功郎新循州興寧縣主簿燧叔
宣教郎前知邵武軍邵武縣主管勸農工事爚叔燨
叔從事郎泉州晉江縣主簿熻叔故通仕郎煓叔將
仕郎孫女五人太學生陳介可陳潔故泉州文學謝
駿承直郎前福州長樂縣主簿朱誠之故迪功郎漳
州龍溪縣尉方渭公其壻也曾孫男十五人文瑞故

董子科兑解進士文珽將仕郎文礼文厚元發文振
元逵文彪文豹漢僧文度至僧同僧裕翁全僧元孫
一人槐孫公以淳熙二年乙未九月七日卒明年丙
申夏五月諸子奉公匶葬于莆田縣温泉山之源清
源夫人先葬者九年公為人潛重不妄語笑孝友出
於天性王母與父母之塋皆公隻力負土竣事凡分
業之有無悉不問居官所得薄俸亦散不蓄公行己
潔而和蒞事明而恕擇交嚴而篤處鄉靖而遜常自
言平生行事無一毫不可以告人者其所自立如此
韓子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公自高曾祖考咸晦迹

葳德公童穉失父師而能刻志嗜學劬躬壽後人皆期公子孫必大而恨公不及身見也公卒未數歲諸子皆學成行脩推重鄉黨尚書公擢淳熙進士甲科秘監公登紹熙進士第華闈日大賛府君累試礼部以特奏補官于時工部艾軒林先生巖猷郎中林公元樞鄭公刑部黄公及先公皆喜公有子謂如執左契取必於天云銘曰

養不逮父　感奮孤童　澤不逮子

課孝與忠　居官振戚　受知名公

徽榮冒賞　如恫在躬　德浮爵齒

厥後益隆　溫泉之原　鼎彼公宮
過者必式　有穆清風

主管龔慶府東嶽廟龔君墓誌銘

龔氏家世錢塘人徙居興化軍隱德不仕至參政魏公諱茂良淳熙間參預機務者四年累贈太師君其族姪也曾祖諱時中妣吳氏祖汝舟妣林氏封孺人考顯良故廸功郎致仕贈通直郎妣鄭氏封孺人君長兄日章文學聞於時登丙辰甲科君諱日孜字子脩声問相頡頏登慶元己未第授廸功郎主福州古田簿董納税賦杜絶與倖非法所當得謝卻不受以

部綱循從政郎調邵陽法曹轉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遇事盡心不激不苛皆以公正為上官所敬畏丁鄭夫人憂服闋注藤州教授用舉者荐改宣教郎知潭州瀏陽縣 主上登極轉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賜朱銀瀏陽大邑幕官循習誅求前守往〻自媚取容君到官痛節餽遺幕僚不悅佐官乘釁冀擿其柄會君微感疾然听訟治賦井〻有條民便安之幕僚為佐官地總于漕曰君病甚不任事也時漕使亦久病不察幕僚計益行遂因挾它吏牘尾波及君謂君廢事奏下得主管東嶽廟未幾漕使卒衆

始究君君曰命也不怨譖己者君死後擠君者亦卒
君到官十閱月還家一年有奇寶慶三年六月壬申
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遠近惜之君天性篤孝夫
人承顏悅志奉養無所不至斥奩中裝以嫁妹不問
有無質直好義當官守法確不可奪視民疾苦如己
傷之所至有賢称入仕二十九年涖官八考始脫選
調平生未嘗屈詞色於人故也兄弟苦學篤志人期
以遠大而皆止於縣令然內行脩明宗族鄉黨無有
後言者可謂成德君子矣某之女弟配君十年与君
同甘苦無違先君二十年歿贈孺人生男一人曰基

女四人長適從政郎惠州司理參軍薛季良次適將仕郎陳璧次適進士方亮曾次許嫁顏氏繼室孺人顏氏文昌定肅公之孫女撫基如己生君時宦遊于外及歸復寢疾不與家事三女皆顏氏擇對不失時君病革且愈預具棺顏氏年尚壯亦自命同日製君殁又穿君之墓為壽藏示不改節非君道行於家能致是耶明年十一月甲申葬碧瀨之原基來諗銘曰

事親孝　當官廉　剛而和

無怨嫉　信來世　銘是瞻

中散大夫開國龔公壙銘

公諱聂字仲暘始祖居錢塘七世祖入閩家莆田紹
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生考諱茂良故仕仕奉
大夫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清源郡公累贈太師秦
國公妣朱氏林氏秦國夫人淳熙三年以父任為承
奉郎監泉州舶務丁外艱服除監瑞州新昌縣酒稅
知泉州惠安縣丞幹辦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知
惠安縣通判福州母秦國林氏薨哀毀骨立廬墓疏
粥者三年通判廣州廣德軍知武岡軍擢汀州缺到
力上祠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又三丐沖祐觀蓋年纔
六十即無宦情倘徉里閈十餘年在官則洗手水奉

職盡心愛民在家則清約自將有同儒素紹定二年正月望夜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積階至中散大夫爵莆田縣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娶方氏封令人子男二人長曰塤承奉郎先公十九年歿次曰埴從事郎前主泉州晉江縣簿女二人長適朝奉大夫陳宓次適從事郎信陽軍教授鄭仲路遵治命三月而葬於莆田縣嘉禾里勑賜崇先院後其立行已具有本末將乞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云

大理正廣東運判曾君墓誌銘

君諱𤨏字子肅福州閩縣人其先自光州固始入閩

散處泉漳二郡子孫多為名公鉅卿公之七世祖某官至某路轉運判官曾祖某祖某以舍選充貢士考某登乾道進士第丞吉之吉水縣終于官累贈中奉大夫妣姚氏令人公在成童奉中奉公柩歸葬服闋繼遭內艱以家事諉其弟嚴曰先世儒業未究厥蘊續聞成宗豈不在我二人汝撫諸妹當門户我携書入都壬子秋以賦冠兩浙附試癸丑登第簽尉瑞州上高民貧易於為盜公為文訓諭之盜為衰息廨宇久敝撤而新之學無課試法自公倡始大比歲集人士擬試遠近來者數千百人是詔邑士預計皆者倍

異日再轉監行在惠民局時權臣用事公恬於下位
開禧丙寅兵興費倍攝封椿庫感慨獻箴大書於壁
辭警而切寓意諷諫識者題之嘉定戊辰上 皇帝
書曰積弊未易革人心未易服公道未易行下言未
易通其目有八一曰去苟安二曰革欺誕三曰正士
習四曰惜微財五曰權楮幣六曰安田里七曰無使
號令行而下不信八曰無使下人得輕其上皆切中
時病用舉主六員改宣教郎知泉州晉江縣嘉定壬
午用從臣薦詔中書籍姓名常語人曰惟公能生明
故涖官律己以嚴待人以恕强抑弱扶訟平獄清學

宮久頹增葺新爲洲有東山渡潮汐往來遇風舟覆
人以病告太守鄒公將輿梁其上公謂東山湍駛不
不可疊石爲趾乃相浯浦之涓分委營幹不日而功
告成歲在壬申楮禁方嚴部使者按行課産停楮遣
者有罪民所惶惑至鬻家具以易之價爲之踴公力
白于郡請從民便勿強抑之使者悔悟禁弛而民遂
安乙亥秩滿轉承議郎通判建寧府會吏部尚書范
公之柔礼部曾公從龍戶部李公玨交薦於朝三月
改監左藏東庫是歲夏旱應詔言六事一曰明大義
二曰通下情三曰順民心四曰固邦本五曰杜請託

六曰戒專殺其言懇慨皆關國体在職二年轉朝散郎幹辦司審計司未踰年輪對除軍器監主簿嘉定庚辰與校省闈所取多得人迁大府寺丞辛巳春持公試文衡就院迁大理寺丞攝司直三月多所平反嘗太息曰人貴知足遂求外補出刺潮州不言而示民以好惡下車首葺學宮重建韓昌黎趙忠定之祠民听翕然為之一新斥興利之說蠲坊場之逋榷歛之亡藝者如近城三十里之市征海陽女戶丁未之類一切革去樽節浮費而郡計自足至於聽斷精明吏不容欺人有以死罪誣訐者公察其情不為急追

未幾果獲人皆嘆公之明潮俗以人命同貨賄犯重辟者惟賂鄉保邑胥十無一聞于郡殺人不復死視以為常武斷橫行冤氣莫伸公力革之自是人不濫死增諸邑簿尉之俸以勵廉置大比計偕之庫以厚士創義廩以卹游宦之孤營叢冢以掩暴露之骸精禱龍祠而雨暘必應鸛巢傍榻而飛鳶遠去人皆以為公之精神感格者如此朝嘉治最擢將漕本道軺車所至勸免官吏薦舉不徇勢要黜吏退無怨言革攝官親舊之託斥諸場和買之羸續食加礼至於十倍而貢士無羸粮之病郵傳更新禁戢侵暴而逆旅

無喪斧之虞或攝他司亦每 加意恢羊城救養之宮而倫魁傑出捐倉臺解紐之俸而遺孤感恩暫領琛權則唯据吏姦而未甞一窺其帑藏則公於所涖之官寧有一毛之愧心耶寶慶二年三月召赴行在民走送百里經舊治民如見親戚抵家會親朋數日感微疾而終享年六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封開縣男食邑三百户公年七歳能屬文有江吞天上月之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既第專精於學辛勤如布衣時及貴自奉不改其舊文章典雅有義溪集十卷班史録二十卷通鑑節要十三卷諸子要語左氏辨

疑等書藏於家公為人樂易與人相待初終不變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弟姪皆以公故覃恩補官男一人蕃宗將仕郎娶李氏再娶王氏皆令人其孤以書抵陳某曰吾父与君同為邑長于泉又嘗同朝君為知我父者某病久廢筆硯辭謝經歲請不倦乃為之銘銘曰

鼻祖乘軺　始迁于閩　迨公七葉
世官是仍　維踵儒科　蚤歲秀發
先志未伸　有子閒達　翺翔鵷鷺
有德可言　麾節並持　惠漸海壖

儒館既新　鄭傳亦葺　錢粟别儲
孤寡遍及　召未及詣　拖紳東首
甲子一終　亦足謂壽　銘以昭之
垂于不朽

處士方君墓誌銘

世有遵道而行不求聞達宗族稱其孝鄉黨称其友不謂之君子可乎莆田處士方君諱縝是也始祖諱廷範光州固始人唐末仕閩歴長樂古田尤溪宰晚居莆田殁葬靈隱寺山下世相傳為吉兆子孫繁昌衣冠偉人磊落相望所謂靈隱長官墓是也長官有

子六人其季諱仁載為礼部生光禄偃、生都官謹
從謹從生朝奉膚臣膚臣生昀昀生珝、生駁三世
皆隱德不仕君諱駁之子也業儒礪行故參知政事
贈太師龔公茂良賢之以長女女焉將命以官辭不
受太師公之東鈞也凡四年君為愛壻足跡未嘗至
公庭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染翰有外舅之典型仁厚
莊重不妄言笑事親孝以誠睦愛族黨無少長待之
如一樂善好事出於天性杜門自適不慕高蹇名剩
有園林之趣過客時必召親朋嘯杯笑樂一門循飭
祖孫四世恩愛驩如也某嘗侍坐輒聞前言往行語

當世事或聞一鄉水旱憂形于色與享萬鍾當重任者無異嗚呼使君用於時顧非斯人之幸歟去年冬某官延平歸尚及侍君疾其論事慷慨猶昔日而食少骨立不數日即世矣癸未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三鄉之前輩如君者僅一二數某將資以考德問業爲令亡矣夫夫人龔氏有賢行先君四年歿右史鄭君自誠已誌其墓將以甲申閏月丙午与龔氏合葬於莆田縣常泰里龍山石龜之原男一人自強娶故審計院顧齡之女女三人長適奉議郎主管沖佑觀宗詡次適故從仕郎漳州漳浦縣尉龔塏

再次未行孫男四人應麒應麟應祥應𣃆皆先公卒伯麟

命維其弟娶故吏部侍郎劉公彌正之女曾孫女一

人某辱君婣黨之末知君言行爲詳而言訥思涸愧

無以趣之銘曰

好禮以爲富　居仁以爲榮

有蘊其德　惟後之贏

通判李公墓誌銘

公諱説字先之濟州鉅野人南渡參知政事贈太師

謚文肅諱邴之長孫宣教郎贈朝散大夫諱維之嫡

子也初授右承務郎累贈至今秩歷官者七其丞莆

田嘗有疑獄委公推鞫上官欲寘重辟公力争之因
得不死去之日像公祠焉攝邑半載愷悌近民一甚
思之倅廣府事侍郎周公自強攝機幕平劇冦与有
功淳熙改元朝命知連州　孝皇臨遣人見其病後
羸請改通判饒州命下而卒二年六月十四日也明
年七月二十九日葬于泉州南安縣礼順鄉之原高
年五十先後娶皆胡氏並封孺人子三人長承宗不
仕次啓宗從事郎漳州録事叅軍次亢宗從事郎潭
州長沙縣丞女四人長適朱長卿次適張宗卿皆善
士也餘未行而卒孫三人竦翊彰女二人王伯高穂

擇善其婿也曾孫三人尚幼公天分素高不煩父師
之訓謹飭自將家法廉正操持益篤幼為文肅所愛
年少与漕計薦文采曄然位不稱德壽不得年士論
惜之公諸子皆克自立季子縣丞君刻志問學服習
儉素儼然一儒生無纖毫華胄氣常從晦庵先生先
生稱之其為文章勁正有祖風晚以叔父户部侍郎
訛郊恩補官調福州寧德尉事大帥歿、尽職不詭
隨有立再辟長沙丞攝宰播善政取周元公胡五峯
及張宣朱文二公像皆遺跡所甞腐者葺邑庠而祠
之侍郎魏公了翁為記於石諸臺加敬有欲君出其

門者君力辭之初以資政殿學士曾公從龍辟君丞長沙曾公歸君任未竟棄官家居經年竟以微疾卒士大夫傷焉子一人彰敬承父志務學不怠君疾革自為誌祭之文又親跡占其訣別而屬彰相從共勉為學焉且曰吾父道州公幽刻未立吾死不瞑汝其為我謁銘彰泣請誼不得辭銘曰

嬌嬌文肅　我宋儒師　忠史載之
文世法之　譬彼大木　木鉅枝披
世有聞人　祖孫相望　文律是傳
正學是尚　遺訓後昆　百世知仰

通判趙公墓誌銘

紹定三年春山寇攻刼劒郡興化民大恐走徙無所於是士者數百人狀其事於漕使陳公又告於郡將王公曰吾郡貳車趙公倜儻任大事自為弧千張矢萬箇增守禦脩郡故無城人心沮怯浮屠氏財力足以當其費之半而上中户或願助力漕使既捐緡錢二千為倡而新史君之來倘可上聞求金以成之趙公才鉅倅戎事簡可任以版築公於是慨然專其事親躬臨視日役貳阡夫因惠饑民衆心樂趨閱四月事功過半而公卒于官士民莫不哀嘆謂公經營勞

瘞於始而不及課功享效於終也其孤某誘其客江簡輯公行事一通告某曰吾父心事唯子知之令不幸歿且扶柩北歸子其不忍我銘某既與聞版築及見公陟降原隰度基審勢勤且勞若是誼不敢辭按公諱汝盤字觀之　太宗皇帝第四子商恭靖王之八世孫也曾祖仕休故任西頭供奉官祖不慣故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父善祐故任秉義郎贈宣教郎先世自建炎間遊宦徽饒因寓居徽之休寧又從徙居婺源之鏞溪公生焉自幼而孤早已穎異志尚不群兄弟四人叔兄汝箴篤志學問博通經史性命

道德之說靡不精究壯歲三預漕薦已而薄科舉之習將舉賢良茂才科會詔未下遂刻意著述不務進取大抵推尊孔孟排斥異端合程蘇為一致時紫公中行見而悅之貽書袁公燮約列薦諸朝其略云貢士汝嶷操行清苦著書滿家會諸公去國不果公實師之居官心迎與俱事之如父主管公為兵部時同察有大辟囚竄逸誣主管公主管寧坐褫官而不與辨宣教公為人廉靜謙退不求聞達自號為樗叟公繼志祖考克勤克儉從取應補右選歷四任莞庫猥劇必躬振戢都承吳公格向在興國為同官知公尤

渫後衣綉浙右而公尚陸陳下寮吳公慨然嘆曰以長材而不見用可勝惜哉欲奏辟爲仁和催貢是缺惟左選再任人可入公於資格不合吳公力薦之朝遂越調就辟整頓有經課最視昔加倍今工侍趙公崇龢京尹趙公立夫人大卿潘公櫕皆露章以聞庚辰鎖換進士丙科改京秩出宰章貢視事之初適丁旱瘦公一意撫字渫戒苛擾上司欲勸分公曰此意固善境內之粟有限苟行抑配不唯患不及民將見紛擾不勝其弊遂招集鹽賈遂致礼遇從容勸告人皆欣然未幾米舟連檣其直頓平且招醫施藥以愈

病癸未之秋洪水泛濫贛實瀕江城中民居被害者居半公開後圍以安流移又以錢米賑濟之邑民賴公再生者不知其幾三年郊祀助郊上供之錢不少累政全籍科罰吏白故事公曰有是哉 我朝仁澤深長恩意曠蕩今當郊而使贛民先受害可乎遂獨節浮費未郊而已及額申之憲司明行蠲放以為定式人賴以安章貢舊俗珥筆成風自公臨政絕告訐明單辭由是訟得其平人不忍欺晝廡閒靜暇日吟哦自適又捐俸以脩學宮去之日士民思之意尚端正政事疏通則見於待制左史鄭公性之之薦行有

廉隅政先豈弟則見於內翰程公珌之薦政尚中和才優撫字則見於尚書胡公榘之薦稟資通敏遇事勤廉則見於直院徐公鳳之薦其見知於當時諸公者如此再調泉司幕官適朝廷省贊員改通判興化軍太守太博林公清之雅敬公暇日相与唱酬年餘而太博終更公和其詩有遺愛喜公留夜雨宦情憐我薄秋光之句居無何郡警日熾公患無以扞禦一意脩械未嘗憚勞既而漕台委以版築公曰郡無大小必有城池使無冦猶當為之備今冦迫其可緩乎慨然任責消日興工規模壯偉一日嘆曰 我朝以

仁立國惠民有局在　皆是莆獨缺典數月創始公
能督視為永久計并然有條大抵公為事必先人後
己不顧利害至於听訟臨民雖務平易然不茹不吐
人亦莫敢犯以庚寅六月六日滿替代期不至屬疾
疾兩月卻藥不御竟至莫救時六月二十日也享壽
五十有九階繇承務郎至朝奉郎公為人寬厚和平
與物無競唯務晦蔵不願人知自窮居以至達官始
終一節人多称之期公以有為年止中壽位不称德
哀哉公於所居縣北五里曰湯郊山聳拔而水迴環
遂卜居焉自號綉溪翁植花種果結屋三間曰山堂

自為之記其餘為亭趾十餘而已有綉溪詩集若干卷藏于家娶孫氏先公八年卒夫人以賢淑著聞公頼其内助居多二男　某某女三人長適總幹張渫之子幼適通直郎知信州上饒縣汪涯之子公兄汝箴男女各一人撫育婚嫁如己子諸孫將以七月八日扶匶歸与夫人合葬于某里溢潭遵治命也某杜門里居六七年歲時外非公事未嘗登公庭因時多事數承公誨知公言行為詳銘曰

太支九世　公生婺源　本大冑巍
莫出匪賢　高曾而降　謙晦自處

賢公壯年　兩有文武　公之申昆
三舉禮部　著書自娛　群公交譽
公實師之　學行取正　操履端方
若出天性　官無小大　職業必脩
出宰贛縣　已民噸咻　揭來莆郡
展績於燦　一疾而逝　士所共嘆
我作銘詩　用刻新阡　莆人感德
何千百年

進士鄭君墓誌銘

君諱文通字成叔福州閩縣人也曾祖諱忻祖諱儁

考諱倫勉齋黃先生嘗銘其墓世德譜系具焉君幼
而聰慧少長刻苦為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
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諸老先生以為不可及
屢魁學校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為事業及得晦庵
朱文公所纂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遂專心於大
學之道比年篋書求師友未嘗月餘家居雖羈旅齏
鹽怡然自適聞勉齋先生得文公之傳遂授業焉勉
齋称君襟度夷曠智識閎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
嘗語人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
為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

晚年編集儀礼經傳分畀門人而敢喪祭二禮以屬勉齋勉齋以喪礼諉君編次君為攷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畢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嘗称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没勉齋以汲引後學為己任賴君甚篤貽以書云鄉閭朋友漸知義理者多吏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傳不廢莫大之幸也常与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君所定君素行足以勵衆也君學問有原聞見日富深覩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

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唯人得其秀而最靈曷嘗有毫髮駁雜之累此即所謂善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孟子性善之説蓋本諸此而荀楊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其言明白親切有先儒所未及者君天性孝友初侍嚴君不煩教飭雖在童稚未嘗遭譴怒奉承顏色惟謹居喪哀毀骨立葬未得兆廬於殯所窀穸封必誠必信防慮周悉極其力之所至祭祀參用古禮以誠敬為子弟先齋戒奠獻儼然如

有所見也事叔父如事父事其姑如事母歲時甘旨
不絶奉外祖母方氏中年子夭孫穉母夫人林氏念
其孤嫠君順母志奉老送終莫不如礼捐家山吉地
以葬之敎育其二孫俾克有成篤愛諸弟聚居合食
數十年田園所入悉付仲氏不問有無門内無間言
人以為難二弟蚤世撫其孥不異己子先世以寛厚
相傳及君當室慈恕彌甚人有假貸未嘗責償或被
盜不忍聞諸官公恤貧厄振災患難推食解衣無難
色與人交終始如一出語洞見肝膽推誠所親待之
不疑雖見欺幾陷于戾且不悔然嫉惡遠邪之志凜

然不可犯居鄉有為非義者不與之齒居處必恭言笑不苟服膳不喜華美聲色一無所好尤不喜為崖岸卓絕之行嘗訓子弟曰中庸之道聖賢所行令之學者出諸口者勇猛可畏責諸人者絲毫不貸反而求諸己則歉如也余固樂為善者而未嘗表襮以駭俗也晚歲自號曰庸齋教子講讀一遵文公大小學之法每授一書必誨之曰讀書固乎有用今日讀是書明日得是用者皆窮理之功也故二子皆克有立其居鄉也親姻子姓閭里學徒咸師之君隨材誨誘諄、不倦名公要人爭延礼爲有不屑就者君以嘉

泰甲子貢於鄉時右史真公德秀與其同僚陳君洽賞識其文以為宜冠多士、論皆期君中上第竟與時好不合嘉定癸未再試春官已而為諸公所留犒祥淮制閫幾一年及至京得疾前期數日手書與親族朋友為別凡二十餘幅無一言乱其遺勉齋之子輔書有平生脩身踐言不敢辱師門教誨之語蓋其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如此及病且革手戒其子力學守家法治喪勿用釋老之徒以遵儒禮延囑其同舍生契深衣幅巾以斂言笑自如恬然而逝時嘉定十、七年四月甲午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五服之親哭

之哀閭巷相弔如骨肉皆曰君子人也嗚呼濂洛之傳至朱文公而道益光大凡聖經賢傳微詞奥義發揚訓訣剔殆無餘蘊信所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者也數十年来海内之士咸趨其同深造自得升堂入室者不為無人然或摭其議論以為口耳之學唯君用志篤實不為虚語處心和平不為矯行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若君者其於文行可謂兼之矣所著書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礼長編皆藏于家又嘗指授其子元肅攷求周官制度以為成周會要集録春秋經傳以為紀事本末

將已次編集成書外有庸齋集別集外集遺書凡五十卷娶方氏從政郎廷俊之孫處士垌之女男二人元肅元共孫男三人愷恕愜女四人皆幼將以其年十有一月庚寅葬于家山之西原遵治命也其孤謂某嘗辱知於君來索銘義不得辭銘曰

能得於天　而不能得之於人

詒穀厥子　選必于其身

兵部開國高公墓誌銘

士之儒業者常乏吏才重厚者常不足於通敏蓋稟於天者有偏重無全兩得少見其人自古然也若德

行詞章源流深遠才諝政事鉅細融明近世兵部髙
公是也公諱禾字穎叔其本系出炎帝世居廣陵號
著姓五季入閩家于泉州之晉江安海曾大父建創
義塾儲鄉先生張公登江公致堯淑訓子弟大父汝
礪少馳庠序奮不仕終家人以為潛報於後以二子
贈至正議大夫伯父倬登紹興八年進士第歷封川
恩平兩郡守後十九年父伉与仲父似聯名決科任
朝請郎臨漳通守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蘇氏公幼
有成人器見伯氏故侯官宰穫以儒科發身曰是不
可於吾身使前美不世益廢契自力學委入成均兩

貢南宮第淳興辛丑進士筮尉莆田以討獲海寇十
有五革紹興初改京秩儀碩人訃至卒喪知福州福
清縣撙節浮費儉出薄入儲蓄餘羡為緡錢萬者二
歆創義倉代貧民下户輸宿逋志未竟丁宣奉憂去
五年調撫州崇仁宰不上改知興化軍仙遊縣〻有
妖巫能作神語一咻千煽公亟捕姦渠置之圄民听
不惑邑五里溪名下頃衆流所滙歲有溺死者難巨
石為梁往来便之開禧乙丑調官中都時撰路叙研
席舊擬留中公亟授婺女倅以歸嘉定更化權黨寧
斥人以為知机婺近神皋素號浩穰不可爬梳累年

滯訟民至是多詣台省曰倅清彊不媢顧從之直諸
司具以名聞被旨攝郡會朝廷遣回新招戍兵命以
常平義倉米糜之衆不樂陳腐閧然白庭下公方退
食但諭使歸營許明月易以州倉米皆欣然而退公
倉卒處事不少瞬三年七月知惠州遲次二朞惠陽
面江巨潦暴至侵淫千餘家以便宜發廩賑濟郡境
歲有贛客之擾首命屬縣籍總首鄉丁姓名圖材落
相距近遠使之相脣齒手足一鄉有警揭望伐鼓四
面赴敵賊果退縮廂禁軍諸縣寨卒多張虛額公悉
招刺初河源有盜縱掠鄉落尉捕不獲反執王民擄

擄掠鍛鍊以徼倖公至獄未具引因庭問灼知其情縱之莫不感泣仍上其事李尉官海豐之西有楊桃大奚二嶺群盜出没神見鬼伏公仍其地列寨居兵又以吒馭石壁二菴相距四十里迺於鳳河水步間勇棘夷道別治一菴過客始無追程宵進之恐自是道交廣者如履鐵甸內地矣書初考改畀南廣琛節條上便宜六事朝廷施行之屬吏有恃為權要私人者贓汙狼籍彈奏罷之自互市為東廣鹽使者力却例錢餘二千緡公使公用二庫視舊比裁三之二增鹽課錢以緡計者六十萬時峒寇嘯聚帥司檄以兵

類以軍法從事復生擒百餘人將斧之公疑有寃濫曰監司於事無所不當問亟馳白帥全活大半屬郡常平錢米多仍虛數爲具文遣吏按視拆閱者刻期足之總一路爲緡錢一十九萬九千五百有奇米以石計一十六萬九千六百有奇金銀以兩計四千四百有奇既覈實申朝省因曰後之人更能防滲漏時斂散民其有瘳乎是時公踰嶺已三年丐閑不報且命入奏辭以疾復有旨趣行九年七月到 闕奏曰臣竊見嶺南爲郡數十蠻猺黎獠錯處其間役其飢食渴飲好生惡死豈与人異情哉特州縣長吏治之

不得其道耳一曰恩不足以撫摩二曰威不足以攝服乞戒飭監司嚴察守令時有寬貸無繩束過甚以激其亡聊之謀至於置戍兵去處亦不必大寨寔合五為一要使声勢聯屬隱然足為吾民之保障如是則二廣之民可以枕矣居亡何擢丞匠監未幾遷太府寺丞十一年正月改大理正會彌年天獄空降詔奬諭卿少以下各轉一官公請長貳辭增秩恩七月除兵部郎官上殿尋陞郎中時長貳缺員軍功第賞文帖以萬計採摭實狀独力當之不煩以裕武部所掌闕次多蒙成吏手乃前期揭于外資格配者所

其注擬骨猶莫售十二月轉對曰天下之患莫大於
規模之不豫定而倚辦於倉猝目前者率多噬臍不
及事之憂上首肯之以疾謁告因力丐祠嘖有煩言
無隙可抵遂有謀幕之命朝紳寃其去既歸葺掃先
廬之東闢小圃堂於其中扁曰族桂攄幽發粹日与
之娛性不嗜酒晩益工詩務為和平不刻削十三年
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寶慶改元騰章請老感微
恙若有所覺曰生死晝夜吾豈媮生也哉謝醫屏藥
以五月丁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積階朝議大夫爵
晋江縣男娶安氏故司法撝之女先公二十九年卒

贈恭人再娶陳氏故左史研之女先公十二年卒封安人贈恭人男三人長溉次濤次漁女二人長適晉元度魏公之孫也次許楊公濬文昌之孫也孫男三人述翁適翁廸翁遺文有愛閑居士集若干卷藏于家以三年十月庚申葬公端方而重和易以莊色夷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亭問月開日益卓然早茂宣奉公倅臨漳文公朱先生時綰郡符公執子姪門弟子礼早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得一介不敢待人接物婉婉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以肩歷州縣持

使節閩廣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其在監寺兵屬祗謹自力事以幹治為朝聞人當官薦士其才可拔不以其人寒畯不與即不可拔雖大官要人交口一不以繳意性勇於赴義尤樂周人之急有鄉人遊宦落以死其孤孱弱無依公率諸司合力賙之以舉其櫬女弟適教官鄭其鄉相繼而逝甥尚幼以子鞠之且為擇婚外弟早世棄側出子而子異姓為子公力執不可外祖之祀賴以不絕至於居室湫隘終公之身未嘗私易一椽是可以為知道義先人後己者矣某年十四五時侍先公正獻則聞公父子之賢晚歲

班行嘗尾簪笏凡四十年間自少至老固已得公閥閱十之六七公之歿其孤以公行狀見屬曰子與吾父通家兄弟行也子不可辭某曰誼雖不敢辭既不能文又四五年來病日甚以不能文之人運凋耗之思將何以模寫公之盛美不固辭得乎則又介親黨以書見督於是掇行狀餘意為之銘。曰

公之曾祖以儒鳴　叔為義學士行興
一門五桂相踵榮　父傳厥子弟聯兄
童丱書數長六經　耳目濡染與性成
才識卓異少可驚　四世奕奕皆朝纓

怡怡笑語輸忠誠
兩宰劇邑咸有聲
遍持南海節与旌
晚潛臺郎掌伍兵
德全才鉅世莫京
有不吾信攷諸銘

身不勝衣義色形
閲決輔郡薦牘騰
泯獠去害樂寬征
飛鳴一去高冥、
世著令聞垂典刑